

亲情随笔

父母的爱情

□ 张卫平

近几年来,电视连续剧《父母爱情》持续“火”得屏幕,甚至还以小品的形式上过春晚。其中的经典桥段,令人回味无穷。这也让我时常想起自己父母的爱情。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,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当时,刚刚翻身解放的母亲,最喜欢唱的就是这首歌。然而,天真浪漫的母亲这几天却皱起了眉头,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哼歌呢!

原来,母亲遇到了她人生中最大的烦恼,虽与德国作家歌德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中“烦恼”不那么大,却也仍是“爱情的烦恼”。刚刚年满20岁的母亲,遇到许多城市少女面临的同样问题——组织做媒,介绍了一位刚刚进城的“老革命”。母亲与电视剧《亮剑》里的护士田晋一样,被来荆州医院看病的父亲一眼看中了。

当时,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母亲,并不认识父亲,只听领导介绍说是一位老革命时,便着了急。其实,医院领导也是接到上级指示,才勉为其难地说媒的,并不那么清楚我父亲的具体情况,只知道是个孤儿,在随部队解放荆州城后就留在了地委。母亲的不情愿,说到底就是领导口中的那个“老”字。在她的印象中,“老革命”不就是那些胡胡子拉碴的文官吗?

只是,不管情不情愿,母亲还是被领导硬逼着

去相了亲。不过,令母亲欣慰的是,这个“老革命”,既不老,也不丑,还有点小帅。这让母亲少了些许排斥的情绪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,双方相互略有好感,但进展并不快。正在这时,父亲被派到公安玉湖的土改工作队去当队长。父亲的领导、父母相亲的“月老”灵机一动,也将母亲安排进了土改工作队。有一天,土匪袭击了工作队驻地,围住了留守队部的母亲。糟糕的是,母亲的手枪里只有三发子弹,但她急中生智,一边鸣枪示警,一边用柜子堵住大门,用床板挡住窗户。土匪一时情况不明,也就不敢冲上去。

清脆的枪声,传到了湖对岸。父亲着了急,由于一时找不到船,便找老乡借了一个腰盆,冒险划水,及时赶了回来,打走了土匪,救出了母亲。如同所有的桥段一样,英雄救美的父亲,终于如愿以偿地娶到了城里的姑娘。同时,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母亲,也在党旗下面宣誓,成为荆州医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父亲从荆州地委下派到钟祥县冷水区任区委书记。嫁鸡随鸡的母亲,毅然离开了荆州城,带着四个儿子跟随父亲到乡下生活。只是令母亲没有想到的是,这一去居然在农村呆了十六七年。

不幸的是,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倒了霉,被

撤销职务下到生产队去劳动改造。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也带着儿女们,随着父亲辗转回到五三农场的下洋港、三合、刘台等生产队,一家子都住进了茅草棚子。在父亲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中,母亲这个地区医院的护士长,就在分场的卫生院或大队的医务室里,锻炼成为了一名深受广大农工欢迎的全科医生。

母亲有一副热心肠,一心为病人着想,曾多次将生命垂危的孤寡老人接到自己家中治疗。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,母亲白衣天使的身份和她的医者仁心得到了广大农工的拥戴,成为了那个年代父亲的“保护神”,保护着自尊心极强的父亲熬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父亲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劳动改造,恢复了级别,回城任职。于是,父亲家乡的人们又蜂拥而至,想让父亲给他们在城里找工作。而母亲,则义无反顾地在家中架起了高低床,开起了流水席,当起了服务员。

综观父母的一生,他们的爱情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,却有着相濡以沫的温情。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里,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,诠释了爱情的真谛:爱情,不仅仅只是花前月下的甜蜜与浪漫,还要经得起风雨,守得住平凡,更是风雨同舟、生死与共的坚守,在岁月的长河里,化作最温暖的陪伴。

生活随笔

湖畔渔曲

□ 陆剑

初夏的一天午后,洪湖岸边,忽落忽停的雨像细小的珍珠落入湖面泛起阵阵微波。落入荷叶间的雨滴串成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项链,在聆听微风和滴答的雨滴以及青蛙们奏响的交响乐。几只黑羽鸬鹚扑腾着翅膀在湖中旋即跳起了圆舞曲,披蓑戴笠的渔夫打鱼归来,嘴里哼起《洪湖岸边是家乡》的渔歌,小船儿在微风中悠悠荡漾。

悠悠歌声在湖面上回荡,袅袅炊烟在空中飘舞。渔夫嘴上的旱烟早已熄灭,鱼儿在船舱里拥挤乱窜。不远处湖岸边的渔妇翘首张望,焦急的等候鱼儿满仓的渔夫。两个孩童顶着荷叶在细雨中嬉戏打闹。那浅红色的水桶里小半桶龙虾争先恐后地往外爬,渔妇索性用一张荷叶盖上,这是孩子们半天来的垂钓成果,给归来的渔爷爷晚餐下酒菜。

一会儿,雨和风都停了,天空也明亮起来,天边微醉泛起了红晕。菖蒲摇曳着婀娜的身姿招呼着翩翩而来的蜻蜓,在细长的叶尖停留。一只耗子从草丛里探出脑袋四下张望,似乎寻觅着什么宝贝。一条大黄狗在岸边凝视了许久,对着草丛旺旺地叫了几声,吓得那只耗子立即缩起脑袋再也不敢吱声了。

一头大水牛在湖岸悠闲地吃草,时而抬起头看看天空,时而又喃喃自语。柳树上一对翘尾喜鹊此时唧唧我我,正处在热恋之中,它们把爱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。饭菜的香气在空中弥漫,柴火在土灶里噼里啪啦地响着,火光映红了饭菜渔娘黝黑的脸颊。那只大花猫懒洋洋地像小脚老太太慢慢悠悠地回来,向厨房走去。也许是一整天饥肠辘辘,那双眼睛一直注视着桌子上的那盘鱼,嘴里不停“喵喵”的叫唤着,还不时地在渔娘的脚下磨蹭撒娇。一群鸡在鱼棚旁来回踱步,抖了抖身子,拍拍身上的灰尘。领头的大公鸡那双眼睛特别有神,昂着头倒像位马一世的将军。那两只可爱的大白鹅戴着红色的大檐帽,三步一走两步一晃地在棚前棚后转着,巡视自居的环境。渔爷爷端起酒杯,一口饮下甜甜的酒;夹着龙虾,品味渔家幸福生活。

一弯新月露出了笑容,几颗星星眨着眼睛望着远方古朴素雅风貌的村庄。渔爷爷看着不远处那雕梁画栋的房屋,思绪百年的沧桑历程,流下了感恩的泪水:“是啊,是党的恩赐,迎来了上岸渔民不愁吃、不愁穿、生活有保障、教育有补贴、健康有报销的今天。”

月夜下一幢幢崭新的别墅整齐林立湖岸,灯火通明。幸福广场响起了悠扬的音乐声,“我梦在自由地飞翔,我梦在那茫茫的路上……”“春风吹到湖岸边,种下我的希望……”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太太们都如约而同地跳起广场舞、扇子舞,那舞姿跳的多么优美、多么灵活自如,不亚于专业舞蹈演员。就连三四岁的娃娃也跟着节奏有模有样的蹦跳着,像喝醉酒似地跌跌撞撞,一不留神一屁股坐下地,接着又爬起来继续手舞足蹈。引起围观的爷爷哈哈大笑,娃娃朝着爷爷做了个鬼脸跑开了……那乐曲声随着微风飘扬在村庄的夜空回荡。

温柔的月光如水镜般平和撒落在每个人的脸上。湖岸之夜显得那么祥和、那么充满活力,那么美好!哦,沐浴着新时代的月光,人们把碧秀水留给子孙后代;悠扬悦耳的湖畔之曲伴渔民们进入甜甜的梦乡。

午饭后与先生一起去公园散步,顺着羊肠小道信步漫游。不远处一座古老的木拱桥撞进了视野,阳光使钻过浓密的树冠,露出点点金光。带着莫名的兴奋,拉着先生的手往桥上走去,脚下传来与木桥碰撞的咚咚声。低头一看,水里欢快游动的鲤鱼群,红的,白的,花色的,欢快极了。桥上不时传来孩童跑过的欢笑声,年迈夫妇站在桥上感慨人生。放慢脚步,细心留意,交织着岁月和笑意的味道,似乎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模样,人间烟火,最抚凡人心。

不禁想起白蛇传说。烟雨朦胧的西湖,隐在薄雾中的断桥,如月老在翘首期盼,白素贞走上断桥,撑着油纸伞,邂逅迎面而来的许仙。桥上人来人往,烟火气息氤氲而起,那是化身为人白素贞最向往的生活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虹桥,见证了另一种生活百态。有幸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欣赏这幅国宝,仔细看去,仿佛已置身在盛世繁华的虹桥之上,我成了桥上的一名旅人。从我身边经过挑着扁担叫卖的小商贩,摆摊卖货的老人,搭棚喝茶乘凉歇脚的旅人,桥栏两边挤满人看桥下风景的,又有诗人看着远处找灵感。喧闹的声响,摩肩接踵的身影,呈现了虹桥上人间烟火一幕。即使过了千年,仍能感受里面每个小人物的鲜活人生。

前几日偶然打开电视,以金碧辉煌雕像和精美绝伦设计而闻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,如同一座华丽的长廊镶嵌在塞纳河上。游人嬉笑,街头艺人弹奏悠扬旋律,塞纳河水波荡漾,倒映着桥上的热闹,柔和又灵动。历史的厚重与日常生活在此交汇,生活的诗意就在这平凡的烟火气中悄然绽放。

当我读到黄庭坚的那句诗“半烟半雨溪桥畔,渔翁醉着无人唤”,眼前便浮现出了画面:在烟雨迷蒙的桥畔旁,一个醉酒的渔翁自由洒脱的酣睡在旁,无人来叫醒他。无人唤的渔翁,不显孤寂反而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自在,对待生活本身的热爱与从容。人间烟火不仅在热闹中显现,也在这份孤独而丰盈的画面中流淌。

人生不过百年,跨越时光长河的桥梁,承载的不仅是脚下的河水,更是盛满人间烟火的温度与情怀。

女儿微信视频的时候跟我说:“外婆种的蚕豆又大又嫩,要不要快速给你尝尝鲜?”听到这话,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了老家。

家乡的蚕豆,上一年秋后下种。等到4月份,田埂边、沟渠上,还有麦苗旁边,除了黄灿灿的油菜花,就是蚕豆花。浅紫色的蚕豆花衬着金黄色的油菜花,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这香味儿,把蜜蜂都引来了,忙着采花,还有蝴蝶在油菜花和蚕豆花间飞来飞去。

记得小时候,青蚕豆刚开始能吃的时候,放学一回家,做完作业就开始剥蚕豆。煮熟的青蚕豆吃起来软糯细滑的,放嘴里轻轻一抿,蚕豆的皮和肉就能分开。偶尔碰到一两个皮稍硬点儿的,我想吐出来,母亲就会轻轻地一下我的额头,笑着说:“这么好的蚕豆你还脱皮,响雷会打你头的。”吓得我赶紧连皮咽下去。

青蚕豆的做法可多了。清炒的话,能留住它原本的鲜美,吃在嘴里就像豆沙似的,味道淡淡的,带点微微的苦涩,不过越嚼越香。要是去皮放点雪里蕻咸菜,再打两个鸡蛋余成蛋花,做成蚕豆汤,那可是一道特别下饭的好菜。

还有一种吃法也特别好,就是青蚕豆炒蒜蓉。锅里少放点食用油,先把蚕豆倒进去炒一会儿,再把蒜蓉放进去一块儿翻炒,炒出香味后,加点开水,再撒上精盐、鸡精。用中火煮个几分钟,等汤汁收干了就可以出锅。这道菜,在青蚕豆上市的时候,是家常菜饭店的招牌菜。

过了5月,豆粒慢慢变黑,蚕豆也都饱满熟透了。摘下来晒干,去掉外皮,就能收藏起来。老蚕豆可以连内皮炒着吃,做成脆豆,也能焯水后,剥掉内皮配菜煮,或者烧豆腐羹。我还是最喜欢吃青蚕豆,就喜欢它那股新鲜的清香味。现在菜市场 and 超市里,一年四季都有大捆捆的青蚕豆,吃起来总觉得味儿不正,跟家乡刚摘的青蚕豆比,差远了。

最好吃的美味,其实都在回忆里,小时候吃过的东西,那味道最难忘。可能是因为小时候,吃到的都是从地里现挖现摘的,像胡萝卜、山芋、玉米、青蚕豆这些,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,咋都抹不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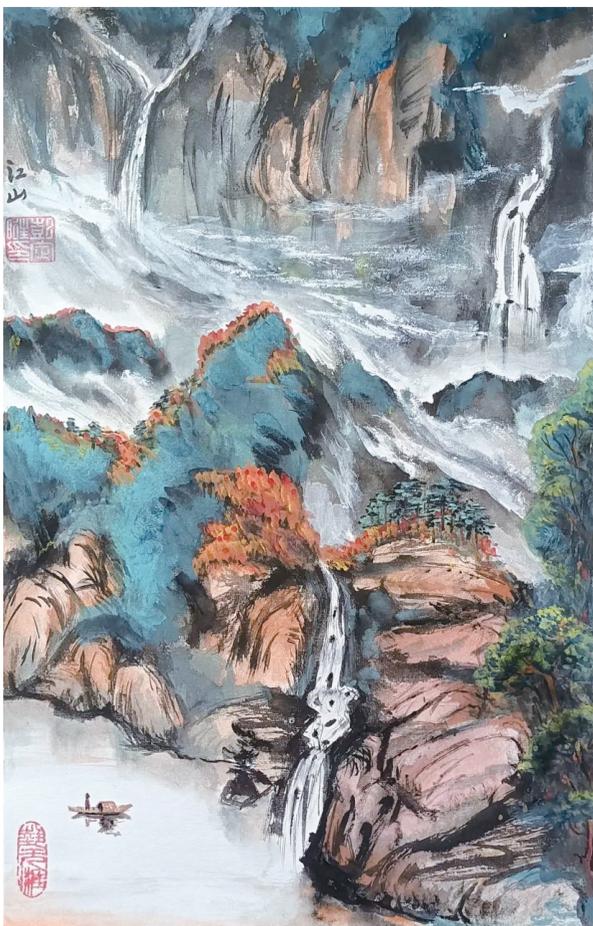
青青蚕豆鲜,对我这个远离家乡的人来说,它不仅只是一种美味,更是一份记忆,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忆。这里面,有几时的欢声笑语,有绿意盎然的田野,还有那怎么也忘不了的家乡味道。

人间烟火盈满桥

□ 景翠

青青蚕豆鲜

□ 翟长付



松滋流水(中国画) (彭定旺画)

诗与远方

灯火

□ 赵文斌

夜里行走,你会看到
很多灯,都为路人亮着
公路旁、草丛里
窗户外、高楼大厦顶端的霓虹灯
许多灯都为心中的那点亮
一个房间,一盏灯亮着
一个女人在等着你回家
它是为你点到深夜的一盏灯
直到你睡着,它才熄灭
有时,不是这样
当你睡着,在你的梦乡
地重新点燃另一盏灯
依旧照亮你,温暖你
甚至消融你,直到你
忽略人世间的尘埃

芦苇的爱

□ 赖绍辉

这难守的唯一,现在,到了这样的时辰
昼与夜没有了惊慌。真的,没有

流水和它差不多,只是它们的速度
一个躺着一个直立
尘埃,把它们拉得最长

我年轻时喜欢驱赶流水
站在河边从不知回头
总忘记了赞美,天天去篡改成熟

何要去懂,拥着神秘,说不出口
这无限,这流水
胜过了所有

岁月拾光

□ 夏志红

两颗树的距离
承载着对故乡的乡愁
承载着亲人和我彼此的牵挂
承载着母亲的心愿
希望我的脚步坚定地踏在大地上

岁月打扫尘埃
那条路上我珊珊学步
从走第一步开始,时光真慢
推一程,搀扶一程

那是春天里的一束光
温度,恰到好处
温暖着家,温暖到每一个人
温暖秋夜的月色

环卫工

□ 蒋少敏

清扫月光尘埃的人
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前方
空旷街道上
除了寂静
只剩下扫帚的声音
当最后一盏路灯,找出
东方的鱼白,汗水如墨汁
勾画出城市风景的线条

朝阳升起的时候
橘黄色的马路上落满金光
远远望去
多像燃烧着的一团火

母亲那碗肉丝面

□ 罗定坤

又到母亲节,远在天堂的母亲,儿又想您了。您的那一碗亲手煮的肉丝面,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

时光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,那是一个物资匮乏、生活艰辛的年代。正值青春年少,约莫17岁的光景。在那个年纪,身体的成长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让我总是充满活力,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消耗与需求。一次,我与生产队的伯伯、叔叔们一同前往夏桥河参与防汛抢险。夏日炎炎,河水肆虐,浊浪翻滚,随时都有冲垮河堤的危险。在这紧急关头,我们肩扛草袋,背负泥土,在泥泞的河堤上争分夺秒、奋力加固,以防止洪水侵袭我们的家园。因为我每个人都懂得,一旦河堤溃口,不仅要淹没大片的庄稼,而且还要淹我们的村庄。尽管汗水浸湿了衣衫,泥巴沾满了双脚,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高度责任感和对家乡土地的深情,直至干到夜幕降临,终于保住并加固的河堤。我们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,踏着沉重的步子返回家中。

推开家门,一股熟悉而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,那是家的味道,是母亲的味道。她早已等候多时,见我归来,满眼心疼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头,仿佛要将所有的疲惫与辛劳都一并拂去。她轻声说道:“孩子,你第一次干这么重的体力活,累了吧,饿了吧?妈妈这就给你做碗肉丝面。”

那一刻,我的心被深深触动。母亲为了这碗肉丝面,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与牺牲。她迅速行动起来,用家里仅有的一碗面粉,开始了她的“魔法”。揉面、擀面、切面,每一道工序都倾注了她对家人的爱。那面粉在她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,渐渐地变成了粗细均匀、柔软劲道的面条。

而最令我感动的,是母亲将家中珍藏的香肠切成肉丝的那一刻。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,香肠是多么难得的美味啊!母亲总是把它当作“战略储备”,只有在最特殊的日子才会拿出来享用。但今天,为了让我这个疲惫归来的儿子能吃上一顿像样的晚餐,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那一小段珍贵的香肠。

随着锅盖的揭开,一股浓郁而诱人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。那是肉丝与面条的完美融合,是母爱与家的味道交织在一起的芬芳。我迫不及待地端起那碗热腾腾的肉丝面,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面条的劲道与肉丝的鲜美,口中交织成一首动人的乐章,让我的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辛劳都烟消云散,只剩下满满的幸福与感动。

母亲坐在一旁,微笑着看着我。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慈爱与满足,仿佛我自己还要享受这顿晚餐。我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碗肉丝面,更是母亲对我无尽的爱与关怀的体现。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: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只要有家人在身边,有爱在流淌,就永远不会有过不去的坎儿。

如今,岁月已逝,我也早已从青年、中年到老年了。但每当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,回想起母亲那碗肉丝面时,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感动。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在这个世界上,最珍贵的不是物质上的富足与奢华,而是家人之间的爱与关怀。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无比珍贵的瞬间,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与财富。

锦山爷爷

□ 黄玉翠

小时候,家里在本湾里有一家亲戚,那家的中年男性我们叫他锦山爷爷。锦山爷爷其实只比父亲大几岁,但湾里人讲辈分,他比父亲高一辈,所以,我们称呼他爷爷,锦山是他的名字。

那时还没有实行生产责任制,吃的粮食都是每月从队里仓库里分发,父亲有病,类似扛粮食这样的重活任不了,每逢队里分粮食,家里就要请人帮忙扛回来,请的几个人都是平常与父亲比较好的乡邻、亲戚,记得每次都有锦山爷爷。

锦山爷爷50多岁,身材瘦小,长着长而密的黑胡子,使他瘦削的脸庞愈发瘦削。我们家的台阶很高,离队里仓库又远,请的人扛一麻袋粮食回来,走四五百米远,再上我们家十几米高的台阶,是非常辛苦的事。我们就站在厅屋里看着他们蹒跚的步子迈进厅屋门槛。当他们一一把粮食卸下来放到事先摆好的寝凳上,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。

锦山爷爷扛粮食更加吃力。当他从仓库里扛粮食到我们家台子下,已经透支了很大的体力了,因为他太瘦弱,别人扛一包粮食只是微微倾着背,他的腰却弯成了九十度,而且双手叉在腋下,小腿左右打颤,这是不胜重负的动作。

除了扛粮食这样重大的事,凡是家里遇到重活,都少不了锦山爷爷,比如人家一年一度的摊绿豆饼。摊绿豆饼的工序是先将绿豆和米泡软,磨成浆,摊成薄饼,切条晒干,这事就要请锦山爷爷来帮忙。摊绿豆饼的日子,请锦山爷爷来主要是推磨,这是摊绿豆饼最累的活。从早晨一直要推到晚上,因为每次要摊两三斗粮食,把那么多粮食磨成细碎的浆,那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推完一天的磨,锦山爷爷会很高兴地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一顿晚饭,仿佛这一天他过得很快活。

锦山爷爷还会炸锅的手艺。我们记得有许多年,过年家里有油,便炸油条、麻果子。锦山爷爷来主灶,他挽起袖子和面,用手和掂掂量量的多少,那气势,比扛粮食大气多了,俨然一副大师傅的样子,我们对他们佩服得不得了。每次炸的油条都金黄蓬松,麻果子香酥可口,我们都喜欢吃,有时还送人。只有一次,油条炸坏了,他很懊恼,抱歉地对父亲说:“哎呀,没有炸好。”父亲宽慰他说:“可以,只要孩子们喜欢吃就行了。”

我13岁时,父亲去世,后来姐夫进门,重体力活有姐夫担着,便不再请人了,再讲,实行了生产责任制,变化很大。

有一年秋天,我从厂里回来,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话,不知怎么谈到了锦山爷爷,我们都说他好,感激他,但那时他已去世了,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我,心中一沉,眼泪竟夺眶而出……